

江花

俗世

A10

哀哉，小猫咪

■文/范梅源

小猫咪，那个初夏的下午，我们与你相遇。你走向一个垃圾箱，闻着，扒着，喵喵地叫着，我似乎听到了你饥肠辘辘的声音。如此孱弱，如此幼小。

一向文静的女儿奔向你：小猫咪，小猫咪。爸，我们把它收回去养好不好？她望向我。

在略显慌张的抓撕和忐忑不安的呼叫中，你来到了你的新家，有了叔叔、阿姨和小姐姐。

阿姨为你购了猫粮，买了猫抓手和猫沙；小姐姐为你找来鞋盒子，垫上毛巾和旧衣服；叔叔特地为你从酒席带回一条尚未吃完的鱼……为你洗澡，为你驱蚤，为你吹风。黄白相间的花纹，大大的眼睛，细腻的叫声，焕然一新的你成了全家的小可爱。当你吃得圆滚滚的向我们摇摇摆摆地走来，你成了我们全家笑声的来源。

手机微信里、QQ空间里，都是你的萌态：你爬到我们身上，呼噜噜地睡着，变换着各种姿态让自己睡得更舒服；你抗议晚间被安排在阳台睡觉，用小脑袋撞着透明的玻璃，让人看了不忍，一次次把你抱进来；你踱着方步闻着我们为你准备的不同花样的猫食，闻闻，放弃，再闻闻，又舔上几口；你在未获允许进入卧室时，总要先用目光打量一番，再趁人不备直冲进去，直到看到镜子里的自己——嗯？怎么有一只黄白相间的猫，正在左顾右盼、前张后望！

只是没想到短短一周，你就离我们而去。那个下午，我接到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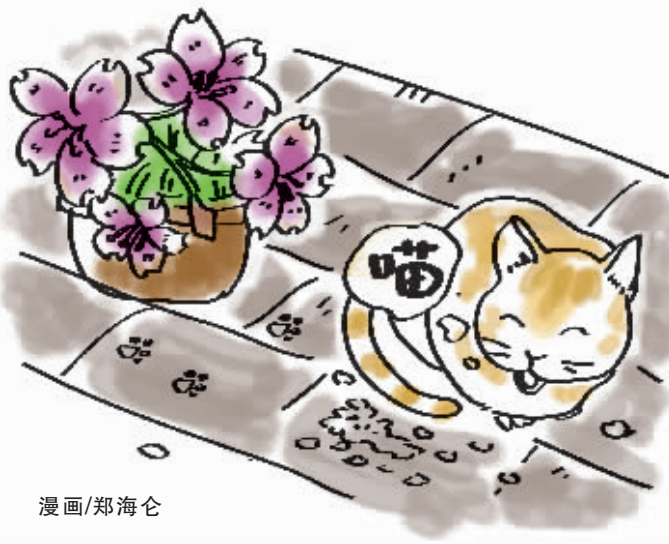
阿姨的短信：小猫咪不行了，只会叫不会动了。我说，快送宠物医院。她说，来不及了，已经气息奄奄。其实在此之前已有迹象：你从来都是非常聪明地跑到猫沙里排污，可那一天，你把污物排在了房间里。阿姨呵斥你，你一路洒下点滴滴的污物，一路狂奔到阳台的猫沙盆里。然后，可怜兮兮地坐在那里，看着阿姨，听着她的训斥。只是，我们却不知道，此时的你已距离生命的尽头只有一个多小时了。

小猫咪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已习惯了你的扑通一声从沙发上跳下迎接我们；习惯了对你一天三餐到底够不够而暗自挂念；习惯了每次上菜场都要特别为你捎上几条小鱼。你的告别，让小姐姐落泪，让阿姨难过，更让我深深遗憾。

也许，我们不该那么匆忙地为你洗澡，让你受凉，不该让你吃那么多，撑坏了，更不该让你喝那么多酸奶……

我们曾经不止一次想过，哪天出游，带上你看看阳台外面的世界；等你完全地排污自理，便让你离开阳台，回到卧室睡觉；再带你到乡下转转，与乡下的猫一起快乐地玩耍；如果可能，再找回一只小猫咪与你做伴。

对不起，小猫咪。请原谅我们在不经意中的失误。据说，需积累无数的善缘，才能化作一只猫。但愿，你的离去，是投身到另一个美好的地方，成就另外一段生命，然后再享受一段长长的幸福的缘分。



漫画/郑海仑

岁月深处的父爱

■文/余剑菁

儿时，父亲很远，是那个穿海军制服，凝视远方的军人，总在影集里。一年一度，也仅有一度，父亲会很近，带着大包吃的、玩的出现在我和弟弟面前，他休假了。

头几天，院子里常响起弟弟奶声奶气的声音“我爸爸回来了”，他总把“我”字拖得长长的，生怕别人不知。父亲会拉着我们去龙舟赛、登山、赏山城夜景，买妈妈平常舍不得买的冰淇淋，那叫一个爽。就算下雨天，哪儿也去不成，他也会用一套在部队学来的舞步，配上响指，教我们跳。小伙伴们先是集体惊呆，接下来就是全体癫狂，在满院子的欢笑声、跺脚声中，我们早早知道了“踢踏舞”。我们姐弟对父亲的喜欢迅速上升为仰望。

就像佳酿并不只有甘甜亦有辛辣，仰望也会派生出敬畏。一次，算术老师突然袭击考了俩道题，粗心的我错了一道，只得了50分。

“这就是你的成绩？”父亲的目光如利刃投来，仿佛逮到了战败的逃兵。

“还有很多人零分呢！”年幼的我急于辩解。

结果，不为分数，只为这句话的“恬不知耻”，父亲差点破了从不打人的记录。风暴之后，我乖乖到他指定的地点——院子一角的鸡窝旁写检查。那张检讨书，经泪水浸透，被锁进家里最

好的一只皮箱，成为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，随时可能出来扫荡我的骄傲。之后，但凡想偷懒或为自己开脱，脑海里便会闪现父亲那严厉的目光。我不知道小时候的日记像检讨书、决心书是否与此有关，但我如今的自律自省，定是得之于那时父亲的影响。

我在对父亲的仰望中成长。等我终有能力揽过父母的肩头，给他们依靠，母亲走了。父亲执意要将一尊瓷质小海军塑像放进母亲的墓穴。他说：“这是你妈最喜欢的。”从那以后，父亲越来越像母亲：那双皮肤松弛、筋络毕现的手，在饺皮上包进我们爱吃的馅料，笨拙地捏出精细的褶，单等门铃响起时下锅；戴着老花镜，仔细翻阅报纸，小心地剪贴下所有与教育、健康有关的内容，生怕我们错过学习、运用的机会；拄着手杖，拒绝搀扶地蹒跚前行，那倔强的背影，只为告诉我们，放心，他仍能独行……

总是会想起父亲常对我们说的那句话：“要好好的！”是的，亲爱的父亲大人，这回，换作我来命令你了：“要好好的！”

我们说好了：“都好好的，一定！”

时光的烙印
shí guāng de lǎo yìn

蔷薇盛开

■文/水无痕

学校东侧的河边，野蔷薇花引来一群野蜜蜂，一小口一小口细心地舔着花房。布谷鸟在昨天晚上打开第一声。

从我们来到小镇，每天把你送到学校后我就到这河边寻花问草，如同去学堂上课，从不逃课。

田里庄稼前赴后继，前一波刚刚老去，后一波新芽就破土而出。老青菜走了，小青菜登场，春天的菜蔬最是丰富，各是各的表情。眼睛还没来得及一一看过来，田里又翻了一遍土，村里人跷起兰花指，潇洒地让菜子从掌心飞出，地上便冒出一堆蓬蓬勃勃的新生命。

事物更替的速度让人来不及细想，日子又翻过去一页。所有的瓜菜初出世时只是两个芽，分不清它们的样子，一律叫苗。一阵清风，几许微雨，它们便像邻家小女，出落得有模有样，各具风采。犹如你——我们的孩子，即将在不长的日子后走进大学的大门。

你坐在教室里用功，我在麦田边逍遥，是不是太奢侈？麦田边的河畔野蔷薇开得热烈奔放，五月的槐香让心激越。踏着脚尖采了许多枝上的花，带回家养在玻璃瓶里，你回来时坐在桌边正好

与花平视。

在离家很远的地方，有一丛野蔷薇就长在水边，我每天都与它照面。我知道花丛的大体位置，也知道想下去采它没有路可走。但为了给你采到最香最美的花，我决定冒险。

沿着一条没有路的油菜田，深一脚浅一脚往前，比人高的杂草蛇一样绕在脚上，油菜的枝子横七竖八扑打着头脸，草籽灌进鞋子和衣裳领子里，痒。

快到河底，虫子发现了我这个外来客，一齐来迎接我。它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扑满我的全身，连鼻孔也未放过。河边顿时热闹起来，群虫飞舞。

河滩表面是干的，踩上去却很绵软。很快，鞋子陷进河滩进了水，初夏的水带来丝丝凉意。一大丛开得蓬勃的野蔷薇出现在眼前，如雪，如诗，如画，飘逸脱尘临水而立。像一个刚刚梳理过，化了淡妆准备去约会的姑娘，正揽镜自顾。很快，我便把它们拥在怀中。

孩子，在你即将走上一段新的人生旅程时，让我在今天，为你采一束野蔷薇。愿你闻着花香，芬芳上路。

黄浦江畔赏莫奈

■文/承江涌

春夏之交，“印象派大师·莫奈特展”在上海亮相。作为“印象派”的粉丝，我踏上了去上海的列车。展览现场人不多，我迅速购票，进馆参观。

展览的三十多幅画作，分别为莫奈少年时代的讽刺漫画，中青年时在各地旅行时创作的作品，定居吉维尼小镇后创作的作品和晚年的作品，以及与其同时期的部分印象派大师的作品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《日落》、《挪威·伯恩卡尔德的红房子》、《紫藤》、《睡莲》等。

我被莫奈1905年的作品《伦敦国会大厦，泰晤士河上的倒影》迷醉。西沉落日的照射下，

泰晤士河洋溢着点点金色波光，国会大厦长长黑色倒影投射在水面上，由于河水的流动，呈现出破碎的模样。太阳光线与水面上泛起的水汽混合在一起形成一层薄薄的雾气，加上背光的效果，画上的建筑物只是模糊的轮廓。

我在《伦敦国会大厦，泰晤士河上的倒影》前驻足流连。只觉得整个画面笼罩在一种如梦似幻的情绪中，给我无限遐想与回味。虽然没有突出的细节，但光与影与色彩的渲染已经足够。

这不仅仅是一幅画。这，就是莫奈。